

针对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拼音、古诗选文、标点等疑问,专家讲解: 语文书为何这样编写

本报记者 靳晓燕

“奇怪,这笔顺,这字怎么都和我们小时候学的不一样。”每每学校复习阶段,陪孩子一起学习的家长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到底哪个是对的?标准是什么?在日前举行的统编三科教材教师需要提示单字规范的本音,同时可以指导学生在实际语流中,读好该字的轻声等音变现象。

陈先云告诉记者,教材的编写,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统编小学语文教材自2017年秋季在全国投入使用以来,社会各界对其非常关注,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教材的看法和意见。编写组将在全社会的共同帮助下,使统编教材不断完善,不断提高。

记者:为什么“庄稼”的“稼”应读轻声,却标注本音?

陈先云:这是基于本套教材充分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发展的规律和实际的学习需求,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了不同的注音方式。

一年级至二年级上册的起步阶段,学生识字量小,自主认读汉字能力较弱,部分方言区的学生普通话基础不佳。因此,教材采用了全文注音的方式,体现出包括轻声在内的语流中的音变现象,以减轻学生识读汉字的负担,并指导学生正确流利地讲好普通话。

随着学生识字量的增加、自主识字能力的发展和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全文注音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因此,教材从二年级下册起改为单字注音的方式,只标注未识过的汉字字音。单字注音需要反映辞书中对该单字本音的标注,才能符合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比如,“庄稼”的“稼”如果标注为“jia”,

“苍蝇”的“蝇”如果标注为“ying”,就会与《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些单字的注音不符,也会影响学生对这个字本音的学习。因此,这些字都标注本音。在单字注音的情况下,教师需要提示单字规范的本音,同时可以指导学生在实际语流中,读好该字的轻声等音变现象。

记者:是“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还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陈先云:一年级下册《日积月累》栏目中,教材选用了“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这与人们习惯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略有不同。实际上,“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出自晋·陈寿《三国志·魏志·董遇传》。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出自宋代朱熹的《训学斋规·读书写字》。

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显然是由“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演变而来的。因此,教材选用的是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即“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记者:为什么古诗《小池》中“树阴照水爱晴柔”是“树阴”而不是“树荫”?

陈先云:古诗原文和现代汉语中的个别字词用字不同,也会造成误解。以一年级下册课文《小池》中“树阴照水爱晴柔”为例,有读者可能不理解,认为“树阴”应作“树荫”。实际上,杨万里的诗集中,各版本古籍(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诚斋集》卷七、清吴之振编《宋诗钞》卷七十一,今人点校本《杨万里集笺校》卷七)中都写作“树阴”,而非“树荫”,不存在争议。“树阴”是现代汉语的推荐词形,和“树阴”的意思是相同的,但古代文学作品的用字,应以古籍文献的文字面貌为依据,不能以现代汉语一概而论。

记者:是“白云生处”还是“白

云深处”

陈先云:三年级上册古诗《山行》中的“白云生处有人家”一句,另有一个版本写作“白云深处有人家”。在杜牧自己的《樊川集》中,“生处”;“深处”则常见于他人著作对杜牧诗句的转引,文献价值逊色于前者。另外,从诗意上看,“生处”可以理解为“白云形成的地方”,而“深处”则可理解为“云雾缭绕的深处”,两个意思都能讲通。

自晋·陈寿《三国志·魏志·董遇传》。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出自宋代朱熹的《训学斋规·读书写字》。

又如,三年级上册古诗《赠刘景文》中的“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句,也有另一个版本,写作“正是橙黄橘绿时”。选用“正”字的版本,有宋魏庆之著《诗人玉屑》、唐圭璋编《全宋词》等书;而今人点校本《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出现此句时均作“最”,其可信度和文献价值更高。同时,这句诗的大意是,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秋景。如果用“最”字,原句上会比“正”更加强烈,更能贴合作者想表达的情绪。因此,教材和点校本《苏轼诗集》保持一致,用“最是橙黄橘绿时”。

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诗句中,有时甚至连标题都并存两说。如三年级下册古诗《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历来有“晚景”和“晓景”二说,争议不下。从《苏轼诗集》的

不同版本和相关文献来看,“晚景”和“晓景”各有依据,难以轻易判定孰对孰错。近年来,学界也曾有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辨,但各路说法的证据皆不充分,仍难下一定论。编写组几经查阅清施元之评注《施注苏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清查慎行注《苏诗补注》(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等多种知名的苏诗注本中均以“晚景”为题,因此,教材最终采纳了“晚景”这一说法。

记者:为何要修改选文原文?

陈先云:关于选文的修改,是多年来对语文教科书的各种讨论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也是小学语文界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教科书编写者对符合选文标准的原作品进行删减、节录、修改后,编排在教科书中用作课文,这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常规方式。凡入选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文,特别是低、中年级教科书的选文,一般都要作些改动,以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和语言发展规律。教科书选文的改动,是经过编写组、审查专家反复研讨的。对于能联系上作者的作品,一定与作者商讨,征求作者的同意;对无法联系上作者的作品,会征求专业的文学研究学者和作家的意见,再作修改。编写组所作的修改,均遵从“不违背作品原意的原则,不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

以三年级上册课文《花的学校》为例,《花的学校》是泰戈尔的作品,由郑振铎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译文的语言有时代的烙印。选人教材时,编写组反复揣摩原意,请教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和作家,再对其中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表述的地方作了修改,比如,把“狂

欢地跳着舞”改为“跳舞、狂欢”,把“壁角”改成“墙角”,“散学”改为“放学”,既确保改动符合文义,又使学生更容易领会课文内容,并不会造成所谓“经典的缺失”。

又如,统编教材中很多童话和儿歌中的动物,使用的是“他”而不是“它”。这是因为每位作家对自己笔下的动物态度不同,有部分作家,其创作的童话或者散文里,是把动物当人来写的,就会用“他”而不是“它”来指代自己笔下的动物。编写组尊重作家本人的使用习惯和情感色彩,没有对此进行修改。

记者:引用别人说的话,怎么只有前引号,没有后引号?

陈先云:有读者说三年级上册课文《父亲、树林和鸟》的标点用法有问题,文中第13~15自然段中引用的父亲说的话,只有前引号,没有后引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独立成段的引文如果只有一段,段首和段尾都用引号;不止一段时,每段开头仅用前引号,只在最后一段末尾用后引号”。课文第13~15几个自然段,连续引用同一个人说的话,因此每个自然段开头都用一个前引号,而除了最后一个自然段的末尾用一个后引号,前面自然段的末尾都不用后引号。原文中的引号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有人据此提出三年级不宜出现这种复杂的引号用法,因为语文课程标准不要求三年级学生掌握引号的这种特殊用法。但是,编写组认为,在真实的阅读中,遇到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学生在阅读时产生疑问,教师可以稍作解释,不需要专门传授相关知识。

的报告作完。

千年的积淀

一个民族的记忆里,蕴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对生活本质的探索、对价值的追寻。全国《格萨尔(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诺布旺丹说,我们的学者具有中国气质、世界眼光、人类情怀,来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积淀。

世界绝无,人间仅有,说来舌粲莲花/
似空中虹彩,天外奇霞/
难尽天边才艺,何须借铁板铜牙/
只闻天山雪岭,传唱千家/
……………

舒望眼,泱泱万里,诗国中华!
这首歌颂《格萨尔》的词由王沂暖所作,是学校格萨尔研究中心研究生文献学《格萨尔学》的90后学生扎西当周、桑德多杰仍能从中感受到老学人身上秉持的浪漫主义气质,体会到先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

“在8000多个教育人的白天,8000多个潜心研究的夜晚,《文库》编纂者的精神无数次回到远古时代,与格萨尔王对话,与古代藏族《格萨尔》,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深入人心。

2010年,在王兴先去世那一年,他的两名弟子王国明、曼秀、仁青道吉双双获得《格萨尔》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库》编纂团队开始了最后的冲刺。他们始终遵循前辈的理念和原则,尊重并提供国内外学术成果的注释和版本说明,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史诗衍生出的文艺作品提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他们用学人特有的精神追求和不停歇的脚步,告慰着已逝的恩师。

2014年,在法国召开的国际格萨尔(斯)尔学术研讨会上,代表中国的4名学者杨恩洪、角巴东主、诺布旺丹和王国明先后发表主题报告,将说唱艺人研究、抢救搜集状况和最新研究进展逐一讲解。中国学者能讲,也能适当说唱,《格萨尔》史诗的魅力在大会上大放异彩。

话题未结束,而规定时间到了。许多外国专家站起来,要求组委会多给时间,让中国学者把精彩

秉千年史诗风骨 继万里诗国绝学

(上接1版)

年复一年,沉浸于课题的宁梅、王国明、曼秀、仁青道吉等学者,浑然忘记了身外的世界。抬眼望时,他们才发现一批批比自己年轻的学者已然晋升教授、博导,而自己还在书山卷海的史诗资料中上下求索,在似近实远的目标下砥志研思。

王国明甚至因把过多时间耗在整理《格萨尔》录音资料上,2010年年终考核分数很低。

“这个分数能算入每年的业绩考核吗?”记者问道。
“不能。”几位学者同时摇头,“基础研究难以量化,只能等到《文库》出版、科研项目结项时才能算业绩。”

“你们为此感到压力和焦虑了吗?”记者探寻地问。

曼秀、仁青道吉沉默半晌,目光变得凝重而坚定。
天平的这一头,职称、收入、荣誉,哪一个砝码不沉甸甸?这是自己安身立命的重量。而另一头,是厚厚的资料、史诗的迷雾、无尽的远方,“史诗的重量压倒一切”。

“甘心寂寞书吐卷。”曼秀、仁青道吉只轻轻地点出这几个字。
团队中,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各个民族的学者精诚协作,忘我地研究整理多民族传承的《格萨尔》。“这是团结的中华民族探寻祖先精神世界、追求自身文化之源的真实写照。”西北民族大学校长赵德安不止一次流下热泪,他知道了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将付出比经费更为昂贵的代价——学者们的青春和整个人生。

激情浪漫的岁月

如果将64年间三代学人不断“开花散叶”的人物关系画成图,王兴先位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

1975年,39岁的王兴先提着装满《格萨尔》资料的水箱,来到西北民族大学报到。此时的他已在西藏阿里工作12年,拥有较为

扎实的《格萨尔》功底。王兴先的遗孀、原西北民族学院物理系副教授张万英回忆说,藏区工作12年,王兴先只回家探亲过3次。他的青春岁月流连忘返在史诗中,不是坐在书桌前,就是走在寻找说唱艺人的路上。

《格萨尔》叙述的是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卷帙浩繁的史诗,一个细节里就有天地万物,一个小故事就是一段传奇。

时隔40多年,张万英还能轻轻吟唱当年丈夫给她唱过的片段:
珠壮丈夫转好像风摆柳/
你左转好似彩虹飘/
你后退一步仙女百紫螺/
好像天上的仙女在舞蹈

这段史诗中翻译过来的诗句,描绘的是格萨尔王的妻子珠壮,语言之美堪比曹植《洛神赋》。说唱艺人一唱而过的短短几句话,蕴藏着格萨尔时代部落社会的密码;牧业为主的经济和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深刻影响生活,甚至对人的评价,也用牛马羊等实物来衡量。

“那时候生活物资比较匮乏,人们就用史诗的语言赠予对方,一起在精神世界里感受远古部落的生产生活,与角如(格萨尔王的名字)一起赛马,一起拯救母亲、拯救万物生灵。”老人深情地向记者讲述着什么是“活的史诗”,讲述着那个火热年代的浪漫与激情。

在西北民族学院,王兴先遇到了被学术界誉为“格学泰斗”的王沂暖教授,成为王沂暖的助手。王沂暖和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贡却才旺、余希贤等一批早期《格萨尔》学者,自1954年开始研究《格萨尔》,一路筚路蓝缕。

《格萨尔》是一部具有多方面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大百科全书,融汇了我国古代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等民族的道德观念、价值信仰和风俗习惯,全面记录和反映相关民族的心灵史、文化史和古代关系史。

史诗语言类别众多,版本内容复杂,研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在学校内,学者们甘坐冷板凳,精心研究;走出校门,学者们寻找《格萨

尔》说唱艺人,奋力搜集史诗资料。

1986年,王兴先在甘肃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找到了土族《格萨尔》传承人王永福,大为震惊。

土族《格萨尔》!这个发现如不是坐在书桌前,就是走在寻找说唱艺人的路上。

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多米尼克·施罗德在中国发现土族《格萨尔》,但学界对此一直持疑。《传承人》在哪里?很多学者在寻找路上无功而返。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王兴先惊叹于这种使用韵散结合形式的说唱;土族《格萨尔》用藏语唱、土族语叙述,而且解释唱词时,加述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新内容,具有不同于藏族《格萨尔》的韵味。

抢救!用尽一切力量抢救!
之后的几年里,王兴先常常往返于兰州与天祝两地,与王永福老王的儿子、他后来的得意门生王国明一起,录制整理王永福老人说唱的说唱。

王永福后来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格萨尔(斯)尔代表性传承人。他去世后,科研团队再也没有找到土族《格萨尔》传承人,抢救性录制的800小时的录音,成为最珍贵的资料。

令人欣慰的是,一项细致全面、将轰动学术界的成果已开始酝酿。

不停歇的攻关

王兴先作了一个决定——开启史诗全面整理编纂工作,让英雄史诗以科学的结构排序、规范的语言使用、统一的故事主线、不同民族的不同版本出现在中国 and 全世界听众者面前。

1996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格萨尔文库》实施,它继承了上一辈学人的研究成果,又开启了新一代学人22年的科研之旅。

科研团队沿着严谨的路线前进,他们从谚语入手,熟悉史诗材料,进而对藏族史诗中反映的战争、人物、世系、民俗等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

“镶嵌在史诗中的谚语,就像

前不久,山东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签署《共建山东理工大学协议》,山东理工大学由此成为山东省属高校中唯一的国防科工局与山东省共建高校。这标志着学校步入了省部(局)共建高校行列,成为学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不仅如此,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首批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单位、全国教育信息化优秀单位、山东省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一项项标志性成果纷纷花落山东理工大学。位于鲁中地区的一所地方大学,缘何能在众多高校中实现突围?记者走进山东理工大学进行探秘。

人才优先:汇聚发展第一资源

近日,山东理工大学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兰玉彬教授当选为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山东省教育厅专门就此事给学校发来贺信。信中说,这是山东理工大学的荣誉,是山东高等教育的骄傲。

“事业兴衰,关键在人,人才是第一资源。”山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吕毅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提出师资队伍建设工程是学校发展的“一号工程”,到新世纪初第一、二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兴校”战略,再到2016年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人才优先战略”,把师资队伍建设工程作为“首要工程”,虽然内涵不断丰富,但这一理念始终贯穿。

山东理工大学地处淄博,既不是省会也不是沿海城市,在引进人才等方面区域优势并不突出。但全校上下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始终张开博大胸襟,广纳天下英才。留英博士徐丙垠,中国工程院院士姚福生,国家“百千万人才”“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温广武教授,精准农业航空世界领航科学家兰玉彬,齐文化研究专家王志民……一批学术大家相继加盟。仅近两年,学校就成功引进国家级人才12人、省部级人才11人,研究引进优秀青年博士366人。

截至2018年6月,学校已拥有双聘院士5人、“千人计划”专家4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人、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4人;在2000多名专任教师中,已有786人具有博士学位……一支数量、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初具规模。

招来“女婿”,也要留住“儿子”。学校先后推出“136人才工程”、《特殊津贴实施办法》、“双百工程”。“双百”人才实行年薪制,一、二、三层次分别对应60万元、45万元、30万元年薪,而学校领导的年薪仅20多万元,目前已遴选支持102人。

人才作用发挥如何,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指挥棒”设计至关重要。学校把教师岗位分为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科研型、成果转化型4类,实行分类管理;在考核中,对上一轮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坚决“不放水”,2017年学校进行新一轮聘用,117位教师高职低聘,在教师中引发深刻触动。

立德树人:培养“五有”时代新人

“学校提出培养有社会责任、有创新精神、有专门知识、有实践能力、有健康身心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吕毅说,“‘五有’人才培养目标,是党的教育方针在山理工的细化和具体化,符合全国教育大会要求,也是我们做好人才培养各项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多年来,学校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育人模式,一项项改革相继推出——2002年5月,开始推行学分制改革,文理分类招生;2006年,提出构建“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2009年,实行按专业招生,分机械、电信等10个大类进行培养的模式;2010年,推行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探索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2017年被教育部评为教育信息化试点优秀单位,并入选优秀示范推广案例。目前,学校正着手探索信息技术与专业的融合,并获批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学校以本为本,不断提高育人质量。围绕“五有”人才培养,2017年9月,学校印发《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方案》,推出系列改革举措,主要包括:加强专业建设发展规划,强化优秀示范专业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构建协同育人机制,着力培养“五有”人才;加强教学基础建设,提升教师执教能力;完善教学质量保障,健全教学激励机制。涵盖教育教学各方面的21项举措由此逐步推开。

融合发展: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山东理工大学作为一所理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已在农业工程、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电力电子、化学化工、材料科学等领域,初步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吕毅认为,“学校虽然是一所地方大学,但科研工作既要‘顶天’,瞄准前沿做研究;又要‘立地’,提升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真正把论文写在服务经济社会的主战场。”

2017年年初,补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5亿元的价格,获得毕玉遂团队研发的无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20年专利独占许可使用权(美国、加拿大市场除外),创造了全国专利独占许可使用费额度最高纪录。毕玉遂教授虽已60多岁,但仍然带着团队奔波于实验室和工厂之间,为科研成果转化做着大量工作。他们的项目已入选山东省新旧动能转化重大项目库首批优选项目,未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可限量。学校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需求,聚焦转型升级发展,着力在应用研究领域精准发力,着力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徐丙垠教授团队在电力故障检测领域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开发的系列产品远销美国、意大利等40多个国家,直接销售收入近30亿元;刘永启教授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利用高温固体物料余热直接生产蒸汽,成果在潍坊联兴等推广应用,新增产值9.2亿元……2006年以来,学校获得8项国家科技大奖。

“全国教育大会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勾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书写好新时代山东理工大学改革发展的‘奋进之笔’!”吕毅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月10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一名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襄阳科技馆参观,在这里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技魅力。

杨东摄/光明图片